

文

通

文通卷之二十一

明黃岡朱荃宰一父著

體性

劉彥和曰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儻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

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  
發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志  
隱而味深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裁密而  
思靡平子淹通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穎出而才果  
公幹氣褊言壯而情駭嗣宗倜儻響逸而調遠叔夜  
雋俠興高而承烈安仁輕敏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  
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  
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斷梓染絲功  
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

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  
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  
南、用此道也。

## 神思

劉彥和曰。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容動。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

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闡  
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  
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  
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  
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  
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  
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  
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  
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

緩

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  
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  
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  
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  
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  
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  
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  
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  
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

速



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餽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 養氣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自三皇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故精氣內銷。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牛山之木。曹公懼其傷命。陸雲嘆其困神。非

虛談也。且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執。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美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亦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風骨

此分風骨之異論文之絕妙者

捶音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惔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鍊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

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廼其風力適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鸛鷩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

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鷖  
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雉藻耀而高翔。固文  
章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  
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  
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  
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  
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  
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

文通

卷之二十一

詩

七

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 情采

劉彥和曰。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

鞞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

述性靈。敷寫氣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

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

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

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



美人  
未嘗  
不粉  
黛  
未

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性情。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

必皆  
美人

楚辭  
疾痛

而呻  
吟者

也擬  
楚辭

強呻  
吟而

無疾  
痛者

也

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甚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

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  
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是以衣錦褰衣。惡文大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  
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  
摘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  
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 隱秀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交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文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涼颺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

東通 卷二十一 一  
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  
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  
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綰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綰。深而  
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  
也。

探頤

劉知幾曰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旨歸則難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失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攬莓而荊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

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垂傳、以來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爲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

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郊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旣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爲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爲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



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驚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于漢口。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

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儗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迭彼東南更爲正朔。適史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

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思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閩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別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攷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僞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源書斯則

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旣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固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

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  
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  
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  
劉疎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亾  
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爲僞國者此蓋  
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爾而擅道鸞稱其當桓氏  
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鳥防茲逐鹿歷觀古之  
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

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湏記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爲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攷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頤。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 定勢

劉彥和曰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之醞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滴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

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憂人爭弓矢。勢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



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  
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  
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  
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  
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  
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  
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  
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  
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

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竒。效竒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竒。新學之銳。則逐竒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序事

議論

自不

相清

然文

之至

者或

由本

以之

末或

以綱

顯或

繁條

而約

或裁

一傳

# 鎔裁

劉彥和曰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  
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  
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槩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  
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  
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  
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  
同辭重句文之耽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  
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

盡從中變易入既述其事發其義變化合不端倪勝不勝可擬細錄之

文選

卷二十一

十八

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足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瞻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

謂也 金錫 不和 不成 辭不 會不 成不 其致 二也

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  
張駿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  
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  
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  
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  
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  
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  
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  
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 通變

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常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乃通變之術。踈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縛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

楚騷矩式。周人漢賦。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  
晉之辭章。瞻望魏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  
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  
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踈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  
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  
近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  
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  
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  
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斟酌質文之間。隱括雅俗之際。

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  
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  
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  
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羽獵云。出入日月  
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  
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  
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  
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



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  
死虹之奮。暑光若長離之振翼。穎脫之文矣。若乃齮  
齬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廻驟。豈萬里之逸  
步哉。

## 物色

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旣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詭勢環聲。模山範水。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于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彫削而曲寫毫芥。故能贍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

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尙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五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彌綸

所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心。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擷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

二語  
出呂  
氏以  
之論  
文哭  
鬼舞  
神矣

諸音  
常合

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  
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  
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屈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  
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  
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  
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多若統緒失宗辭味  
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腴理然後文  
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

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

臂音  
脉次  
且音  
啓咀

所謂臂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文通卷之二十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叙事

史通曰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  
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  
三復忘疲百遍無斂自非作者之聖其孰能與于此  
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  
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諭事也昭昭  
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于書說理



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班馬繼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始分焉。經猶日也，史猶星也。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旣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濫觴無聞。逮于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者是，較其優劣，詎可

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于三王本紀口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訾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姪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

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樵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濶略。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

窮于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于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爲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于賀六渾之朝書事于士尼之代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槩而讀得失夫叙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聊爲區分類聚於別篇

觀者省焉

## 簡要

史通曰。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爲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于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兩漢三國。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于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

直紀  
牙行

唯書  
事跡

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于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革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

因言  
可知

假讚  
論而  
見

省句

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  
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  
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  
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  
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  
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  
二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  
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于宋魯人以爲敏夫  
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



省字

隕石于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煩句

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郄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于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益于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

煩字

之煩燕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散許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字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隱晦

劉子玄曰。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旣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泰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擿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

用晦  
之妙  
進乎  
易矣

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予。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略而語實。周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爲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旣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

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董生

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爲  
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  
分爲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以承祚受責于少期  
子昇取譏于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  
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  
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  
旣甚叙事纒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

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兩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擢揚。而其理自見矣。

# 直言

史通曰、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



于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  
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  
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  
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于當時  
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  
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  
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  
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  
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

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  
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  
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  
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忞  
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  
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  
邵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  
箕裘未隕、鄴城將相、新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  
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

寧爲蘭摧玉折不爲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  
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  
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魏  
書假回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  
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

史通曰、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  
跡既辯、等差有別、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訓  
也、略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以降、率由  
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  
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  
辟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  
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  
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爲私惠、或誣人之惡、

持報已讐。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者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讐。避難綠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

說亦

成光武之美謏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  
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  
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  
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梯  
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未置此事何從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  
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  
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爲我長家  
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

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讐。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緼素。難爲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蓋霜雪交下。始是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觀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

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史臣得愛憎由



已高下在心進不憚于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  
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事類

文章之外有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文王繫易  
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  
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  
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  
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  
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德屈宋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鵬賦始用鵬冠之說  
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百官箴頌酌

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  
崔班張蔡遂摺摭經史華實布濩夫薑桂同地辛在  
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  
學貧學貧者迺適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  
外之殊分也是以才爲盟主學爲輔佐才學褊狹雖  
美少功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膚拙專  
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便不知所出斯寡聞  
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  
思之神臯也楊班以下莫不取資操刀能割必列膏

膜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綜博取約  
練精理覈衆美輻輳表裏發輝劉劭趙都賦云公子  
之客叱勁楚令軟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  
如斯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  
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  
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  
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茂韶夏  
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上  
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

千萬人相如推三，成萬妄書致謬。陸機園葵詩云：「庇  
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  
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  
衛，則改事失真。山水爲良匠所度，無慚匠石矣。

此篇  
多言  
邑里  
族氏

因習

史通曰、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太古、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曰是斗牛之野、郡

有徐雍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旣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靡江而左。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繁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求諸自

古其義無聞。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在諸史傳多與同風。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旣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



類音

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  
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潁，以此成言。  
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  
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  
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  
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  
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妄飾

文章既作比興由生烏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  
擬人必以其倫述事多比於古漢氏君實稱帝理異  
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  
公輔爲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史  
臣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至如諸  
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  
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  
並異乎游夏之措詞南董之顯書也魏收代史吳均

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利之格言  
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求獻百琛均  
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  
山置于文章則可施于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  
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  
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虞思  
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  
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  
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者矣禮記檀弓工言物始

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  
初立轆子長所書魯始爲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  
凱取驗于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于內則卽其事  
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  
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父彥鑾撰新史乃易撫  
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  
施冠冕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  
自雜種稱制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  
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蔡闕而不載蓋麗薊

賸字之嫌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傳諸五經未聞別加刊定。况愁山定櫝。彰于載識。河邊之狗著于謠詠。難爲蓋藏。又或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于文。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作者。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夸飾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鵠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

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鷁鷁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較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旣非魍魎。惟此水怪。亦非魍魎。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元

脫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楊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